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妙香

吳孟材，太倉州人。素性好游，凡吳郡諸山，閱歷殆遍。竹杖芒鞋，探幽選勝，登涉之勞，所不憚也。聞泰山之勝，思往游焉。適有戚串在泰安縣署司筆札，躍然起曰：「行計決矣。」挈裝而往。重陽前一日，同人相約登高，遂造岱峰。出郭門即坐籃輿。籃輿者，竹兜子也，二人昇之，中圓而窪，被其中，坐臥皆適；四隅建竹竿，圍以布幄，有風則垂，否則卷，甚輕而便。昇之者以皮帶掛諸肩，循坡而上，其高也以漸，始若不知登山者。梵宇琳宮，夾道而毗屬者，以□數。有鬥母宮焉，遊人人者頗夥。吳素聞其名，謀先躋其上，而後下宿於此。同行中有曹生者，登徒子也，急欲先睹為快，排闥竟入。是宮緣山起飛閣，參差如排雁翅，仰而視之，伏窗而窺者，皆少豔也。曲房邃室，霧閣雲窗，備極幽雅。庭中花木蕭疏，泉石清幽，入之者疑非塵境。既入，眾尼咸來問訊，類皆容色妖冶，裝束殊妙，言詞輕倩，宛轉動人。詢其法號，則年最長者為妙塵；最稚者為妙香，容尤秀美，略與酬應，笑不可止，輒以巾掩其口。妙塵目生曰：「客登陟勞頓，盍少駐芳蹤，留此小飲。」眾皆曰：「善。」乃導入內堂，頓覺庭宇軒敞，欄檻玲瓏，別一世界。庭畔一池頗寬廣，白蘋紅蓼，點綴其間，濱池多植芙蓉，時已開花，紅白爛熳若錦屏。妙香坐石闌旁，命老嫗持釣竿至，理綸垂釣，神致悠遠。吳生側立觀之。須臾，一魚吞餌而起，金色鱗粲然遍體，其重釣竿幾不能勝，投之桶中，猶叱撥跳躍不已。頃刻間連獲兩尾，不禁狂喜。笑謂生曰：「佳客來例當烹鮮。」因命廚娘作膾，供下酒。惟時堂中肴核已備，即請入席。妙香持釣竿欲避去。生曰：「遠來特為卿耳，盍少留一攀清話。」妙香俯首有慚色，紅潮暈頰，益增嬌媚。席間互相酬酢，酒至，生前特設巨觥，眾曰：「此妙香專以此敬吳君者，不飲恐孤雅意。」生一吸遽盡。即注酒觥中，轉餉妙香，捧至唇邊。妙香笑不飲，曰：「請為吳君歌以侑此觴。」眾皆曰：「善。」乃為唱「折柳陽關」一闕，聲調淒逸，咸擊節稱賞。東西夾生而坐者為妙嚴、妙音，貌並雅麗，皓齒明眸，意態流逸，酒量甚宏，飲無算爵。見妙香發聲，亦擊箏而歌，裂帛過雲，無此高抗。回顧妙香，則已逸去。曹生方擁末座一尼，以口灌酒，曰：「此皮杯也。」尼不肯遽咽；南座一尼以纖指削其臉作羞勢，哇然傾吐，狼藉滿地。生曰：「此亦惡作劇。」袖出羅巾，代為拂拭。詢其字，曰妙華。視其容，媚異常，然薄暈，有若朝霞將散；攜其手，軟若兜羅綿，纖指青蔥，合之無隙縫。生因令合兩掌，注酒曰：「此白玉蓮花杯也，雅於皮杯多矣。」同行中有李生者，稍持重，與北座尼並肩聯坐，兩人默然不吐一詞。生曰：「如此殊殺風景。曷不拇戰為樂？」詢知是尼為妙蓮，娉婷婀娜，含睇宜笑，洵可人也。酒半，妙塵呼嫗促妙香來，曰：「貴客來自遠方，不可輕慢。」頃之，妙香珊珊至，手持象筒，中貯牙籌數□枝，謂生曰：「飲酒不可無消遣，苟徒作長鯨之吸百川，是牛飲也。」因舉生為席糾，主觴政，曰：「有犯令者，罰無赦，君他日為鐵面御史，庶幾無愧斯職。」生笑曰：「諾。」於是在席諸人，循環掣簽，週而復始。

久之，眾皆酩酊，擬各歸房。吳生屬意妙香，挽袂並起；曹生欲就妙華，而妙華掉首他顧，意似未可；李生中立，無所可否。妙塵曰：「汝等欲參摩登伽禪，雖是今世事，亦由夙世緣，盍以籌決之，庶無所爭。」眾皆曰：「善。」因寫眾尼名於籌，依次掣之。曹生得妙塵，李生得妙華，而吳生竟得妙香。咸呼咄咄怪事。妙香赧然卻立，瑟縮不肯前。眾或推之，或挽之，始造其房闈。妙塵謂吳生曰：「君好生消受，一枝白梨花猶未經風雨也。」

蓋妙香年僅□五，平日不輕見客，今見吳生，獨不深匿，殆宿分也。生視其室，帷帳鼎彝，無不雅澹，圖籍書畫，充左右，明窗几，絕無纖塵，不覺胸膈為之頓爽，妙香令生坐，呼小鬟滌茗。既進，盛以白磁，色綠而味醇。妙香曰：「此碧蘿春也。」另傾琉璃瓶中香露，授生曰：「可以解醒。」生曰：「各房悉以老嫗役使，何卿獨以小鬟？」妙香曰：「此自吾家攜來者。吾本姓陸，父亦名下士，不幸早逝，家中落。繼母年少，不能守，嫁一武弁，將鬻余入倡家作倚門生活，余不願，故遁入空門耳。不意誤投火坑，其命也夫！瑤光奪婿，天女散花，雖尼也而實妓焉。幸住持者憐余志，初不相逼。不然，有死而已。」言訖，淚墮如縷。生為肅然改容，直如冷水澆背，一切淫情，盡已冰漸雪化。因問妙香曰：「卿今日處此境界，意將何為？」妙香曰：「亦欲求渡慈航，誕登彼岸，惜未遇其人耳。今觀君意氣慷慨，君子人也，亦豪傑士也，必能拯妾脫離此厄。」生曰：「余戚在泰安縣署，夙負文名，與當道多相識。試與之商，當能為力。」妙香詢生婚未。生曰：「娶已四年，昨歲悼亡。孤琴不彈，么弦獨張，正坐無才容並擅如卿者耳。」妙香曰：「苟不鄙陋姿，許侍巾櫛，實三生之幸。如蒙不棄，當以終身為托。」生曰：「是所願也，不敢請耳。」即於妙香所供白衣大士前炷香燃燭，行交拜禮，曰：「百年姻眷，實始於此。他日當更遣媒妁，以堅此盟。」妙香於此，自幸身有所托，頓覺萬斛閒愁，消釋何所。時已街鼓如，吳生促睡曰：「夜深矣，盍即眠？且既為伉儷，何得終外人情？」妙香曰：「不然。完此白璧之貴，以待青廬之夢。苟少不自慎，與淫奔亦復何異耶？妾與君並枕談心，和衣達旦可也。」生以其言正，遂不敢強。妙香自言：「當父沒時，所有遺稿，手自檢點，親加封識，寄存舅氏所。他日歸郎君，當取之來，若壽之梨棗，以傳不朽，則妾願畢矣，尚何憾哉！」生問妙香亦能詩文否。曰：「所作有《香禪集》。」因於枕上為生吟二三絕，韻細首嬌，真使人之意也消。生屢情動，輒引手撫摩之，然漸至佳處，妙香輒拒不許。俄而，雞鳴喔喔；又俄而，窗日已紅。旋小鬟亦起，烹茶供餅餌。妙香臨鏡理妝，略加盥洗，自取盒中白粉調水，供生曰：「常服可以卻疾延年。」生遣小鬟探諸人起未，則諸人已至窗外。見妙香晨妝已竟，咸訝曰：「起何早也？此時一刻千金，奈何孤負香衾耶？」生與妙香但相視嫣然一笑，亦不復與之辨。

諸人乃辭眾尼登山，直詣日觀峰，宿焉。翌日下山，竟回衙齋，與戚串商。妙香曾作函與舅氏，述欲還俗裝，嫁一士人。戚某見之，曰：「即此一書，可作佐證。」遂招其舅氏來，謂：「若朝進稟，縣批即夕出矣。然後至鬥母宮偕君甥女歸，必無異說。」執柯者一為戚串，一即舅氏之友。一切婚事，舅為之主。生即於縣署左近擇屋一廬，涓吉行親迎禮。夫婦相得甚歡，不啻鸞鳳之和鳴雲路也。

宮觀中與妙香年相若者，為妙蓮，容華明麗，亦相伯仲，與妙香最為契合。每見生客，不交一言，偶涉狎褻，潛自避匿，以此深藏固拒，□七歲猶處女也。嘗與妙香私誓，將來同嫁一夫，必不甘以女冠子老。故妙香、妙蓮皆未削髮，裙下雙蓮鉤，尤為纖削，進香士女見之，多疑為閨閣名姝，而不知其為尼也。妙香既得所，妙蓮日夕哭泣，誓欲相從俱去。妙香登輿時附耳密語，乃如平日。逮生南旋日，偵知宮觀中女尼皆他出，獨留妙蓮守門應客。生遣魚軒逆之，待於東郭外，至則登車並發。二女和婉無間言。妙香謂生曰：「曩初見時，一釣得雙魚，其兆不已驗哉？」